

利他服務，感動學習

奉獻與犧牲，利他即自利

作家侯文詠說：「改變的力量，來自對他人的奉獻，而不是犧牲。那麼奉獻和犧牲的差別是什麼？當你做的事是對方需要的，這是奉獻；但當你做的是對方不需要的，這就是犧牲。」我不知道綿薄之力能帶來多少改變，與其說「利他」，更準確地說是付出心神與時間，換來感動，是「自利」。

在地有在地的需要，偏鄉有偏鄉的貧乏，拱著服務學習的浪漫情懷，我想，無論遠近，應該都有投身的必要，學校不勝枚舉的服務學習活動中，因緣際會下便與這小小的分支——三芝課輔及烏來福山搭上線了。

日復一日，看似充實的大學生活，人人看似馱著偉大的夢想與抱負，奔走於校園間、城市間，精疲力竭，勢必在為某些雄心壯志耕耘著。然而環顧這大環境，又不免存著「觀音終究在遠遠的山上，罌粟依然在罌粟的田裡」的無奈，反思曾經在面試時、作文中說得天花亂墜的誓言，那麼奉獻或犧牲，我們做了什麼？遺憾無緣參加精彩熱門的太麻里及達魯瑪克營隊，但透過三芝課輔，由本地著手，在地深耕，不就是最唾手可得的利他機會嗎？

過了土地公廟，沿著畦邊小徑，漸漸看見寥寥可數的商家，穿過公園，忘卻活動瑣事的叨擾，這條路雖有些荒涼，有些漫長，但漸漸地，它成為我每週四的期待——迎接小朋友一雙雙真摯澄澈的眼神，以及，一句句伶牙俐齒的童語。孩子當然是天真可愛的，因為這份單純，不了解人情世故的複雜（就連在這娑婆世界誤打誤撞二十餘年的我們對此依然一知半解），許多在成人認知中天經地義的事都是他們心中的十萬個為什麼。「什麼是小當家？」「什麼是車禍？」「什麼是實驗？」有時必須在時代的眼淚中找尋共通語言，有時必須在理所當然中抽絲剝繭探尋更淺顯易懂的因果，有時更得搭上時光機賣萌賣傻以便消化童言童語。親身感受兒童哲學課老師所說的：「拋卻羞恥心」。起初免不了難以啟齒的尷尬，但料想不到的是，小朋友也是無止盡的包容，即使我們不解童趣、呆若木雞，難掩失望，但下週依然滿心雀躍地迎接我們。一回生二回熟，漸漸我也能投入立可帶橡皮擦組成的彈珠台，更能體會那種耍耍嘴皮堵住大人長篇說教的樂趣。很多話，我們只要不經意笑笑地說出口，卻能換來天使

的一句白痴爾後笑顏逐開，所以羞恥心又算什麼呢？丟掉吧。

早已耳聞福山營隊的挑戰，起步不久，據說不僅規模陽春，面對當地的戒慎以及自身的擔憂，更困難的應是打破彼此心中的藩籬。躍躍欲試，卻擔心受怕，但也許又是那份浪漫情懷作祟，報名福山營，好似體驗一種「開國元勳」的任重道遠。

如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再多的兒童哲學課也不及一次與兒童互動的親身體驗。善良溫柔的天使固然有，頑皮淘氣的小惡魔也不佔少數，行前學長姐們強力預防針的戒備下，即使一再祈禱出隊順利，仍不免懷著忐忑不安行向崎嶇蜿蜒的部落，準備不妥的心，也只能如烏來瀑布般七上八下地反覆沖刷。

泰半是因為林牧師用心關懷福山，又或許是由於我們預設了最壞的打算，第一天家訪時，見到小朋友們的坦率與天真，放下心中的惴惴不安，一方面，暗自欣喜傳說中的「問題兒童」居然還算喜歡我，被他牽著走在擁擠的羊腸小徑，對這次營隊的信心全被點燃了。一方面檢視一下自己的虛榮心，另一方面，也意識到一直以來總抱著成見甚至是偏見來面對這群小天使，檢討這種先入為主的心態應該隱約傷害到孩子，當然活在惶恐不安，終究也是傷到自己。雖然慚愧於糟糕的行前準備，但第一天的行程無非有種「一切都比想像中好太多」的幸福感。

大家都是善良的，只是就連菩薩都有慈悲相與憤怒相之分，更遑論凡夫俗子了。然而，就算心知肚明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嬉笑打鬧在所難免，但面對孩子們成群扭打的震撼畫面，如何平息、如何勸說變考驗個人的慈悲與智慧了。也許我們只是想保護那位默不吭聲的「受害者」，但明顯的選邊站，無非傷害了勇於表達己見的孩子；倘若維護了坦白直率的勇者，那麼對沈默者不就是火上澆油嗎？無數個兩難抉擇，有時行事明快，卻欠周慮，有時猶疑不決，卻失良機。我想在自己輪番上陣的舉棋不定中勢必消弭不少與孩子間的信任感。反觀有些善巧的同學，用足了同理心，真心誠意地對待小朋友，循循善誘地與他們溝通，信任與依賴便在隻字片語中慢慢堆疊，彼此的關係也由眼神互動中緩緩堆砌。建立關係的過程沒有既定的 SOP，奉獻也好，犧牲也罷，點滴的付出無形中織起了一群人的緣分，可能每段毛線的質地不同，猶如第一印象的基礎人人有異，但用心一點、細緻一點，再粗糙分岔的線也能織起平整細密的衣，若

是忽鬆忽緊、忽冷忽熱，那麼再好的質地，不過構成滑稽不整的破網。

即使只是平凡或許又頻繁地與他們接觸，相信他們有感受到我們的關心，而我某些不妥的心態，即便自認沒有付諸行動，但他們彷彿也受傷了。很多事，也許很難說得具體，但人與人間的微妙互動，總而言之，是無形中明顯可見的。

利他服務並沒有我想像中偉大，小朋友真的能夠因為我的輔導喜歡讀書嗎？真的能夠因為我的勸說不再打架嗎？短暫的相處，接著我們還是回歸自己的學業生活，可能，還是有一曝十寒的唏噓吧？改變與否，誰也說不準。但退而求之，至少，因為我們一週一次或半年一次的陪伴，讓他們感受一群哥哥姊姊的關懷，或者是一群討厭鬼的約制，都是這人煙稀少的鄉鎮中難得的「人味」，久而久之，只要付出還在、關心還在，寡淡的人味就成了濃濃的人情味了。

也許，不必糾結這份付出是否值得，是否符合需要，畢竟站在他人的角度，感同身受本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只要每個當下，真誠地投注心力與關懷，那麼無論是奉獻或犧牲，換來的感動都是貨真價實的，光是這份喜悅，就能自利又利他了。

